

□尹宪辉

我专程前往烟台蓬莱田横山，是慕“齐王田横”的盛名而来。田横山位于蓬莱阁西侧，这座海拔仅72米的小山，曾经是田横危难时刻的兵营。

当我来到蓬莱海滨，海风携着千年的故事，轻轻撩动我的衣角。蓬莱阁西侧的田横山，似岁月珍藏的明珠，静静隐匿在时光的角落。山脚下的石碑刻着旧称“老北山”，却因“田横”王的大名而生辉，让这座海拔仅72米的小山，比周围的峰峦更显厚重巍峨。

田横山景点属于蓬莱阁景区。海雾像一匹被揉皱的纱幔，将山峦笼罩得若隐若现，风里裹着海滨咸涩的潮气，混着松树针叶的浓香，深吸一口，似能尝到历史的苦涩。

田横山文化公园南大门前的一片开阔地，是田横纪念广场。站在这里北望，依次可见六根石柱、田横寨遗址、广场北侧的公园南门和园内的田横山。在寒季花木凋零之际，透过枝丫光秃的树影缝隙，会看到山顶的那尊田横雕像。仔细倾听，能隐约听见山北的大海汹涌的风浪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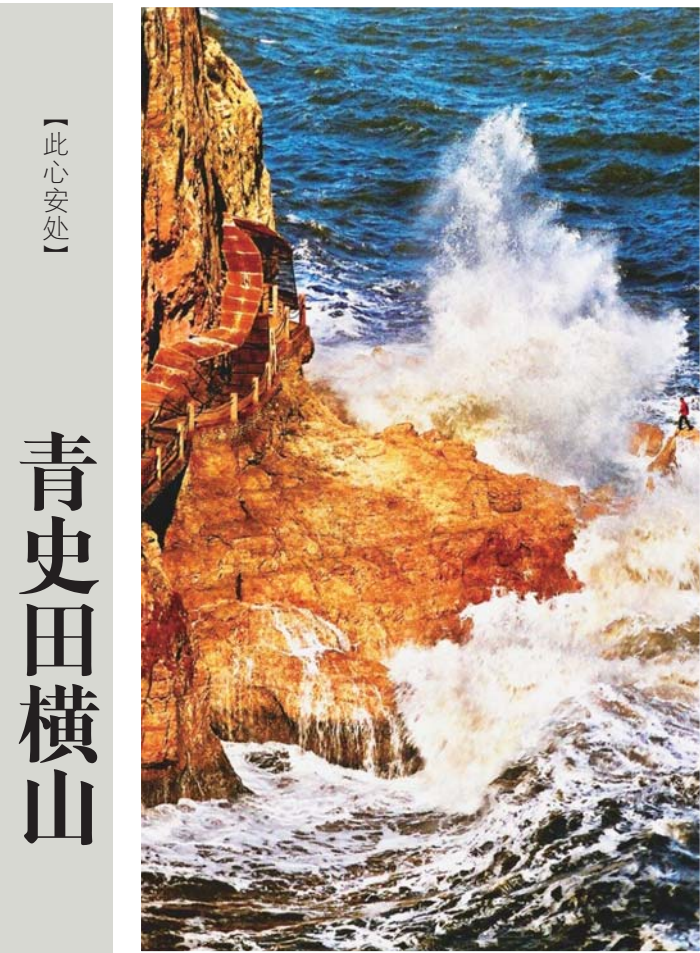
我穿过田横广场，走进廊式大门，正式步入田横山公园，南门的木质架构上爬满藤蔓，四根木柱支撑着横梁，门楣上“田横风骨”四个篆字古朴庄重，迎面是复刻徐悲鸿的画作《田横五百士》浮雕壁画，此乃园内的核心起点景观。画中田横身着齐袍、神情坚毅，五百义士或怒目圆睁、或目光炯炯、或拱手作别，体态、神情、风姿各异，但均栩栩如生。

壁画前，几位老人正对着壁画低语，其中一位指着画中自刎的义士说：“他们图啥？图的就是一个‘信’字，一个‘义’字。”老人声音不高，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，让我忽然明白：忠义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，而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密码。

站在壁画旁，田横山近在眼前，青黛色的山势不算陡峭，却透着沉郁的厚重和沧桑。山间石阶蜿蜒向上，像一条银带缠绕在山体上，偶尔有红亭绿瓦飞檐从树间探出，与远处隐约可见的蓝绿色海面相映合一。

拜谒过五百士浮雕壁画，开始登山。我仿佛看见两千多年前的英雄史诗，全都一章一节地写在山坡上！我拾级逶迤而上，一页一页翻阅着、慕拜着。行至半山腰，见小路边有一丛野菊从石缝探出头，金黄的花瓣沾着晨露，在风中轻轻摇曳颤动。向导说，这花在岛上叫“义士菊”，传说田横五百士殉节后，他们的坟头便开满了这种花，掐断茎秆渗出的淡红色汁液，像未干的血。再往前走，山路边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石碑：“田横练兵处”。没过多远，见路边的树荫间藏着一处甘泉，潭边的石碑上刻着“忠义泉”三字。当年田横与五百壮士在此驻扎，靠这股泉水餐饮解渴。

唐贞元十一年九月，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，路经坐落于今河南首阳山的田横墓时，曾写下《祭田横墓文》。后人为呼应“田横忠义”的文化主题，在蓬莱田横文化公园内增设了该文的刻石景观，让游客在实景中直观地感受这份跨越两千年的气节推崇。“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，余不自知其何心”，这位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大



【此心安处】

青史田横山

家，在文中盛赞田横“守义不辱”，说他的气节“虽万人而莫敢夺”。寥寥数语，道尽了对这份风骨的仰望。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更是掷地有声：“田横之高节，宾客慕义而从‘横’死，岂非至贤！”时隔两千年，这份评价依然厚重、余音绕梁！两位大家一史一文，一刚一柔，却同样为忠骨立传，足见真正的风骨，从来都能跨越时代、穿透时空、直击人心。

史料里的田横，原是齐国王族后裔。秦末乱世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他随兄长田儋于（山东）狄县响应，举兵反秦的大旗一竖，齐地万千百姓纷纷归附。田儋战死后，他与兄长田荣接过帅旗，举兵在城阳反击楚军收复失地，将齐国的火种重新点燃。楚汉相争时，局势如乱世棋局般变幻莫测，田横曾因刘邦的使者“酈食其”的劝说，欲归服刘邦，不料韩信突袭齐军，他认为这是刘邦的背信弃义之举，故而怒不可遏，愤而烹杀了说客酈食其。这份决绝藏着他对“信义”二字深入骨髓的执拗。在田横心中，信义重于生死，背叛者不可饶恕，这份气节正是他人格魅力的核心。后来田横兵败，他宁死不屈，带着五百壮士退守至这片山海之间。

行至山顶，可见一尊田横雕像巍然屹立。他身披齐式长袍，衣褶仿佛被风吹得仍在飘动，左手按剑，右手指向海平线上远处的岛影，眉头微蹙、目光炯炯地望向远方的大海。雕像下部的铭文，简洁勾勒出他一生的重要历程：“田横，齐人也，秦末起兵，据齐地称王。兵败，率五百士退守海岛。汉高帝召之，横耻事二主，自刎而死。五百士闻之，皆殉节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尽了一段悲壮传奇。

不觉间来到园区的中轴线位置，这里安置的“齐王鼎”，鼎名呼应齐王田横的身份。位居铜鼎一侧的《孙子兵法》汉简雕塑，镌刻着《孙子兵法》摘句，巨型花岗岩上刻满了兵法精要，“兵者，诡道

也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等字样，在阳光下泛着肃穆的冷光。不知当年田横屯兵时，是否在此推演过战局？然而，他最终选择的不是“诡道”，而是“义道”——以死护民，以节明志。“诡道”可赢一时之战，“义道”却能传颂千秋之名。田横的选择，让他超越了乱世枭雄之矮、狭、小，成为精神上的王者。

田横山，亦是渤海与黄海交汇的凭证。

来到“合海亭”，凭栏远眺，汹涌的海面一望无际，眼前是一幅奇绝的画卷：渤海在西侧，铺展着土黄色的波，黄海在东边，翻涌着蓝绿色的浪。两道水色在海平线上骤然分界，像被谁用巨笔蘸了不同的墨色，划了一笔一分为二。山岩上的两海界碑高约三米，正面刻着“黄渤海分界碑”六个大字。只见左右两色浪涛碰撞着翻卷着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秋高气爽时节，这分界线尤为明显，我用心体验着“一脚踏两海”“一山分二水”的奇妙幻觉。

两海泾渭分明，却同归一处。这壮丽神奇的界限，多像田横心里的底线。守住底线，方能成就风骨；分清界限，才能明辨是非。

下山时，走的是西侧的“田横栈道”。栈道全长220米，高悬于悬崖绝壁之上，如一条凌空飞舞的丝带，脚下是海浪拍打着礁石，头顶是危岩峭壁，在空中栈道上，每走一步都让人屏住呼吸、心生忐忑。正巧碰到几位老人正在作画。他们的画板上，山是黛色的，海是碧色的，唯有田横的雕像被涂成赭红，像一团燃烧的火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仁人志士曾为这段故事动容：徐悲鸿耗时两年创作的巨幅画作《田横五百士》，画中义士们的眼神，至今仍在画布上燃烧。田横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坐标——有一种永恒，不是权势与财富，而是坚守信念、舍生取义的精神。暮色渐浓，夜雾渐起，山影融入海，唯有那份穿越时空的忠义，把坚守二字，活成比山海日月更长久的风景。

□段曙光

未曾料到，今冬济南的第一场雪竟下得如此轰轰烈烈。凛冽的风裹着雪，从黄河北一路狂傲不羁地奔来，打着旋从天而降，漫天盖地又悄无声息。

赏雪，是冬天的专属美景。我生长于北国，隆冬时节，见惯了雪花漫天飞舞，大地银装素裹。雪花飘落我身上，感觉就像春雨滴在庄稼地上一样欣喜。此刻，一场瑞雪从遥远的天际飞来，我哪能再坐得安稳，顾不得风雪肆虐，道路湿滑，裹上羽绒服就走进冰天雪地。听着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积着雪的人行道上。往年赏初雪，我喜欢去大明湖或护城河，想起许久未去珍珠泉了，当下直奔而去。

公交车小心翼翼地驶到泉城路，下车时，一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，温馨了我良久。天寒地冻，站台石砖湿滑，先我一步下车的一对帅哥靓妹差点儿滑倒，脚跟刚站稳，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就伸手搀扶我下车。一个小举动，体现大修养，从不起眼的地方，从素昧平生的过客身上，我感到融融暖意。

天地间，雪，扑簌飞落。珍珠泉的高大牌坊上，大红灯笼高悬。白雪、红墙、红灯，相得益彰，分外醒目。走进珍珠泉大院，两株迎客松凝雪挂霜，带着残黄枝叶的法桐、白杨、银杏、五角枫，身披银装，傲然挺立。一株株松柏，一簇簇翠竹、冬青、石楠等常绿植物，裹着雪绒，透着醒目的绿。古香古色的建筑，大道小径，花坛花钵，贴地皮生长的草坪……都积着白雪，一片素雅洁白。一片雪地上，一群年轻人趁扫雪小憩间隙，兴致盎然地打起雪仗，惹得青春远去的我心痒痒的。

透着灵秀的珍珠泉泉水中，锦鲤摇曳，水藻飘逸，一串串银色水泡自池底往上冒，仿若珍珠无数。澄澈如镜的池面上，积着白雪的垂柳、亭台水榭的倒影影影绰绰。珍珠泉石碑竖立在雪雾氤氲的泉池中，白雪映衬下，“珍珠泉”三个红字，分外吸睛。雪花轻盈飘落泉池，瞬间消融无影无踪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

万树梨花开。”此时此景，这首诗是如此贴切。雪与泉，一方在飘落，一方在升腾，但都博得人们的喜爱。泉池南岸的亭廊，是游人赏泉观鱼的最佳场所。匾额上书“浮玕”二字，寓意浮动的珍珠。

赏雪、看泉、观鱼，我好久没有这样心静了。或许工作日的缘故，来踏雪赏泉的人不多。一位中年男子跋涉于雪地间，镜头中留住冬雪，锁定惊艳，这么多美景当前，难怪他神情专注，无暇顾及其它。一家三口闯进我的视线，稚童玩雪招人爱，妈妈浅笑摆姿态，爸爸拍照留雪景，一望而知，这对夫妇很热爱生活。

几只鸟雀“扑棱棱”飞落树枝，溅落碎雪一片。驻步溪亭泉，我想起李清照那首被广为吟诵的“如梦令”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词中“溪亭”是否此泉，已经不重要了，在寥寥几十字里，我读懂了济南女词人，一个传奇女子的绝代风华。

泉北岸，一块乾隆御碑刻满岁月的印痕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农历三月，乾隆驻蹕珍珠泉，御笔亲书题咏珍珠泉诗，后刻石立碑于此。周边，名花名木繁多，水榭亭廊、假山石桥错落有致，清泉溪流形成环状水系。罗锅桥旁，一株宋代海棠高近6米，相传为济南太守曾巩所栽。

风搅着雪，似在诉说着什么？是的，拨开历史云烟，珍珠泉的故事在远古就已写下序言。“娥皇女英异别泪，化作珍珠清泉水。”相传，珍珠泉的串串“珍珠”，是舜的二个妃子娥皇、女英眼泪所化。某年，舜巡视南方，山东遭遇大旱，姐妹俩带领百姓祈雨，膝盖跪出血，天空仍不见云影。她俩又率众人挖井，手上磨出血泡。这时，传来舜病危的消息，俩人当即辞别众人启程南行。一串串泪珠洒落大地，突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泪珠滴处，冒出清泉，如串串珍珠涌出，形成今日珍珠泉。

“青山本不老，为雪白头；绿水本无忧，因风皱面。”走出珍珠泉，我对今冬又多了些美好期待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济南市作协会员）



【原乡切片】

珍珠泉雪韵